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二年夏四月甲寅朔磁州統制官趙世隆以所部詣宗澤降世隆本磁州書佐澤在磁以為中軍將澤既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州有禁兵有民兵民兵甚衆禁兵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州事耿延禧建炎中興記

云宗澤起兵盡取磁之府庫金銀以行磁倅趙上書訟之乞元帥王旨追取數萬緡金銀赴本州以為守禦之具上命劄付澤澤不從至南京亦不聞澤以軍實輸官按澤去郡既以李侃權州則子節所云恐未必信今不取

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曰世隆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訴也乙卯世隆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衆兵露刃於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敵騎留屯

城下澤謂世興曰試為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

丙辰詔文臣從官至牧守武臣管軍至遥郡各薦所知二人置為二籍一留禁中一付三省樞密院遇監司帥守將官銓轄有闕於所舉人内擢用之犯贓連坐即罷廢及法不當得之人皆毋得舉用議者請也此未知即周武仲所請否當考武仲建請已附今年二月辛酉

戊午趙世興至滑州掩敵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輙塹路

以阻行者管軍閭勍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縶之覘事者以告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伏即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聞者股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者有衆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於天津橋都人頗恐澤以片紙諭之曰為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

已未詔除京畿東西河東北陝西路許置廵社外餘路依先降指揮並罷時言者以為廵社之設利於西北而不利於東南蓋西北俗尚彊悍今遭敵兵侵掠人思用命皆有闘志今春濵州以八萬餘人力拒金人殺獲頗衆因此稍長國威則河北之效已可見矣如東南創置人多不願州郡彊使入社亦非樂從逼於官司驅率勢莫能免今日駐蹕淮甸恃東南以安民心未宜騷動欲望將先降存留指揮更不施行及於武臣提刑銜内除

去所帶四字故有是命先是杭溫二州言已就緒詔許存留至是亦罷熊克小歷已未詔陜西河北巡社依舊餘路並罷而不言京畿東西誤也克又云時杭溫二州已就緒請存留亦不聽按日歷稱杭溫二州願存留措揮更不施行則前此蓋許之今又令罷非此時始請也又按罷諸路巡社乃是去冬指揮令但不許陜乙存留耳克失於詳考故所書差誤

是日宗澤復上表請上還京表曰臣某言易謂省方書言輯瑞是天子或時巡於下土邦人可瞻仰於至尊然古今之事勢有殊宜觀會通而制治況上下之人情至切思聞詔命以回鑾故老臣再瀝於血誠願聖主早形於

睿斷意狂罪大語出涕零（中謝）臣伏聞先有格言事必師古藝祖應天而受成命太宗繼志以集大勳列聖所以繼繼承承諸福所以穰穰簡簡皆在京師本根之地以為寰宇朝覲之天端拱而坐九重穆清而朝萬國陛下纂承寶緒紹述丕圖當奄九有而有為體三無而無外奈有奸臣之臆說與憑敵國之誕辭忘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轍天下之勤王者使去義夫之救駕者弗知兩河保山寨之忠民四方作草竊之賊子皆緣陛下

久駐蹕於淮甸咸思慕於翠華懷抑鬱而籲天罔聞致猖狂而遷善無路果還法駕大肆洪恩人當滌雪以歸農敵亦遁逃而屏跡適追一統之大丕昭萬世之休茲甚易知而易行勿謂難測而難識但去阿諛柔佞之語而宏剛健中正之風必天日之照臨應祖宗之保祐一人有慶庶績其凝臣無任　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間有捕獲金衆澤選契丹漢兒引近坐側推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共擊敵人以刷君父之恥即給資糧

遣之且賜以公憑族官軍渡河以為信驗人令持數百本去又為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為公據付中國被掠在北之人因驛䟽以聞宗忠簡公文集給契丹漢兒并被掠人公據䟽臣契勘金人一旗本大遼之臣曩縁羣臣姦謀茍以目前之利相結壞亂耶律天祚使金人假大遼之衆侵掠中國竊縁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年實唇齒之邦凡弟之國偶被金人殺掠怨恐不已止縁一時之勢未由報究今若復盟會但得回戈共力破敵一舉便可滅亡臣已措置彤印文榜公據令生獲漢兒齎往傳報自相激發設契丹漢兒未知所措金人知之必相疑貳即契丹漢兒互相併力自分敵勢所有本朝被掠良民臣亦依此措置曉諭外今繳連榜文公據共三本在前者澤遂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

謂人曰事可舉矣必竢回鑾當以身先之故請上歸京尤力　詔御前軍器所見織戰袍工匠發還綾錦院依限織進初命監織錦院姜煥擇良工就御前軍器所專織戰袍欲以賜有功將士中書侍郎張慤等言於上曰前日中人因事輙置局紊亂紀綱不可不深鑒今若以織文責綾錦院而使少府監督其程限則事歸有司於體為正上曰甚善故有是命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臣聞明主之察治亂也審而守法度也堅寧逆意咈心弗便於事而常戒懼於細微櫱芽之間不可忽也夫取工於綾錦院而織袍於軍器

所又以賞功由常人覩之誠若無甚害然太上皇帝瞿然改令不俟終日何哉官失其官而事奪於貴臣司廢其舊而利出於一切則亂由之而作有不難矣嗚呼治亂之機如此其微也非明主其孰察之

庚中上諭大臣曰故事端午罷講筵至中秋開朕以寡昧遇茲艱難知學先王之道為有益方孜孜講求若經筵暫輟則有疑無質徒費日力朕欲勿罷可乎大臣皆稱善乃詔勿罷時上在宮中內侍有言講讀官某人敷陳甚善陛下亦必謂然臣今擬獎諭詔書以進上曰此當出自朕意若降詔書自有學士爾等小臣豈宜不安

分如此是後不許妄言乃退按是時周武仲朱勝非王賔揚時在經筵皆名臣而武仲久已在告未知所指何人

甲子詔三省樞密院人吏該覃恩遷官而礙止法者並令回授有服親初上登極覃恩自朝請大夫已上皆轉行至是省吏當遷而吏部尚書周武仲言未敢擬轉執政進呈上曰吏雖該恩豈宜與士大夫等乃有是命

乙丑上諭輔臣曰朕每退朝押班以下奏事亦正衣冠再坐而聽未嘗與之欵昵又性不喜與婦人久處多坐

殿旁小閣筆硯外不設長物靜思軍國大事或閱章疏
宮人有來奏事者亦出閣子外處分畢而後入每日如
是上恭已勤政如此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閹寺之禍著矣佞柔側媚以狗馬聲色惑其
君禍之小者也劉略書傳誦說古今以才藝自售則其
為禍豈易測哉建炎之初天子勵精求治而宦者投隙
肆言猶敢如此亦可謂姦人之雄矣非聖武英斷絶其
萌芽則基亂貽禍將何所不至嗚呼方其伺顔色售方
藝能赫然拒絶之固已難矣又暴其情狀盡告大臣豈
不甚難哉至於清心寡欲屏遠聲色皆中興之本臣是
以論著之
特詳焉
丙寅京西北路制置使翟進襲金人於河南敗績時御

營左翼軍統制官韓世忠至西京會進及大名府路都總管司統領官孟世寧京城都巡檢使丁進與金戰進夜襲右軍監完顔希尹營金兵先知反為所敗進又導世忠與金戰於文家寺會丁進失期而統領官閤門宣贊舍人陳思恭以後軍先退王師敗金乘勝追擊至永安後澗世忠被矢如棘其將張遇以所部救之乃力戰得免思恭世儒孫也世儒南昌人故相執中子世忠還東京詰先退者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於是世忠與丁進不和軍士

相擊無虛日世忠慮有變遂收餘兵數千人南歸希尹

復入西京宗澤奏以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

公事閤劾為保護陵寢使時隴右都護張嚴追羅索及

鳳翔境上嚴銳意擊賊而熙河兵馬都監劉維輔不欲

聽嚴節制乃自別道由吳山出寳雞獵敵游騎嚴擁大

兵及敵於五里坡羅索知之伏兵坡下嚴與涇原統制

官曲端期而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嚴死之惟輔自石

鼻寨遁歸先是端治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所過人供糧

秸道不拾遺至是端屯軍麻務鎮聞嚴死敵遊騎侵涇原遣第十二副將秉義郎吳玠據清溪嶺逆拒之將戰其牙兵三百餘人皆潰玠率餘兵奮擊大破之金兵乃去端鎮戎人知書善屬文且長於兵略玠隴干人初以良家子從征西夏方臘戰屢有功左副元帥宗維聞嚴死自平陸渡河歸雲中左監軍完顏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聞宗維渡河亦棄西京去留萬戶察罕瑪勒戍河陽

言者論近日帥守之棄城者習以成風如鄧雍之

於荆南何志同之於潁昌趙子崧之於鎮江皆擁兵先遁今則安居薄責而未正其罪如康允之之於壽春陳彦文之於九江以數千之疲旅捍十萬之彊寇而允之止遷一職彦文才復舊官議者惑焉願詔有司嚴立期限使條具靖康以來凡棄城逃遁者某人保城力守者某人書具功罪著其賞罰庶幾守土之臣有以懲勸詔諸路監司限半月條具以聞

丁卯詔諸州刺配罪人斷遣訖權送本處重役營分收

管侯道路通快日遣行日歷無此今以紹興四年正月五日吉州申審狀修入

集英殿修撰知杭州侍其傳移知宣州顯謨閣直學士知宣州魏憲試尚書吏部侍郎憲吴江人宣和間嘗為是職至是復用之憲之除日歷不載吏部題名在今年四月按憲靖康元年二月除知宣州侍其傳之除當是代憲故併繫此日

是日金人侵洺州初皇叔洺州防禦使士㻂既引兵入城金圍之甚密栽鹿角治濠塹欲以持久困之軍民終不投拜至是金侵京西陝右河朔內虛守者稍怠衆以糧盡不可守乃擁士㻂出城自白

家灘往大名府金人遂入城自二帝北狩兩河州郡外無應援內絶糧儲悉為金所取惟中山慶源保莫祈洺冀磁相綘久而陷之士珸洺州事跡日歷全不載獨附傳有之而無月日趙甡之遺史洺州之陷在三月庚戌按士珸以去年七月六日甲午入洺州而附傳云凡二百七十四日大小五十七戰以日計之當是四月十四日丁卯故附於此日紹興六年四月癸丑韓璜奏叔奉直大夫瓆通判洺州代王麟權州死事得旨贈一官與一子恩澤未知瓆之死的在何時今附注此或可移附去年七月甲午士珸入城時

戊辰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以老疾求去章四上既而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之罷日歷不書工部題

名二年八月除知台州按時文集乞出第四劄子注云四月十五日上故且附此俟考　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彦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敗之

己巳詔郡縣天申節錫宴以二聖未還勿用樂　是日東京留守宗澤復抗疏請上還京且言臣竊見漢光武用寇恂為潁川太守因從車駕擊隗囂潁川盜賊羣起帝顧謂恂曰潁川廹近京師當以時定獨卿能平之恂對曰潁川惡少輕剽奚能為哉但聞陛下有事隴蜀故乘閒竊發耳若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鋭前

驅帝即日命駕南征盜賊悉降遂建東漢中興之業臣竊見近日有招安到丁進者數十萬衆願為陛下守護京城又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絶強敵又沒角牛楊進等領衆百萬亦願率衆渡河迎取二聖兹三頭項人馬非潁川比也今皆披瀝肝膽同寅協恭共濟國事臣聞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果陛下千乘萬騎來歸九重邁追我太祖太宗奕世聖人二百年大一統基業則天下必心悅而誠服庶績其凝萬國咸寧矣

尚何盜賊之足慮乎臣敢瀝悃誠再冒天聽伏望裁赦澤以他日迎奉二聖還京先修龍德宮以備道君皇帝臨御以淵聖皇帝未有宮室奏修寶籙宮為之不報澤奏寶籙宮事在此月丁丑今併書之

壬申寶應潰兵孫琦等焚隨州

甲戌徽猷閣待制知濠州連南夫請令諸路州縣於近城十里内開鑿陂湖以備灌溉使春夏秋三時嘗有水澤則良民有豐年之望敵騎有還濘之苦方冬水涸即

令耕犁磽确則敵騎又有歷塊之患其自來不係種稻地分即乞令依倣雄州開鑿塘濼亦有菱芡蓮藕魚蝦之利可以及民仍免一年租賦以為人工之費詔諸州相度後不行　初鴻臚寺丞趙子砥從軍至燕山久之欲遁歸乃結歸朝官忠翊郎朱寶國承信郎王孝安至中京得上皇宸翰是日子砥發燕山八月庚申至揚州

辛巳有羣盜號九朶花焚漢陽縣

癸未孫琦拔唐州

是月秘書省正字富直柔為校書郎此據本省題名皇弟檢校
太傅慶陽昭化軍節度使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帥
初馬擴自五馬山以麾下五百人渡河至東京見宗澤
至是始赴行在從者不滿百人擴既見出榛奏事黄潛
善等皆疑非真天子識其字即有是命制詞略曰覽封
章之近奏知行役之獨留慨然壯懷副朕本旨宜就顓
於節制俾盡總於營屯以迎二聖之還以慰兩河之望
於是擴自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特遷拱衛大夫利州

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元帥府馬步軍都總管擴將行

上奏略曰臣疎逺小人陛下斷以不疑付以閫外之事

願鑒前世之成敗明當世之嫌疑俾臣得効愚忠畢意

攻取今王師大舉機會神速軍期文字不可少緩若依

常制下都堂等處然後以達天聽則事涉疑似或欲規

避者定逡廵藏匿不以進呈望令專置一司不限晝夜

晝時通進又言自唐以來用中貴人監軍奪權掣肘每

致敗事伏望聖斷罷差中貴監軍及選給器械凡四事

上皆從之又許擴過河得便宜從事時潛善與汪伯彥終以為疑乃以烏合之兵付擴且密授朝旨使譏察之擴行復令聽諸路帥臣節制擴知事變遂以其軍屯於大名熊克小歷載信王除河外元帥在八月按紹興元年五月馬擴屬官万俟蓏家乞恩澤狀云建炎二年七月河北節制應援軍馬馬擴申奏起復從軍前去至當年八月到大名府館陶縣駐劄詳此則信王除帥當在七月矣而紹興五年七月五日臣僚上言吏部取會到馬擴公文稱建炎二年四月內恭稟聖訓渡河討賊責任成功許便宜從事至大名府館陶縣方准朝旨不得渡河據此則信王之除蓋在四月也今移附此更當求他書參考

五月甲申朔宗澤再上表乞還京且言臣聞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故君子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當其可而已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亦適當其可而已恭惟我國家曩緣金人侵掠郊畿殘破州縣恣為誕妄百端邀求今天意悔禍人心助順考時與幾實陛下中興之會也古聖人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者蓋以時哉不可失而知幾若神故也臣觀京師城壁已增固矣樓櫓已修飾矣池濠已

開濬矣器械已足備矣寨柵已羅列矣戰陣已閱習矣人氣已勇鋭矣汴河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泛應綱運陝西京東滑臺京洛敵兵皆已掩殺潰遁矣天下萬邦與幾甸生靈夙夕祈天而請者嚮南懇禱而願者但望陛下千乘萬騎號令風伯雨師清塵灑道翠華回輦歸御九重為四海九州作主耳且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茲其時也茲其幾也臣願陛下無聽姦邪之言而忽其時忘其幾天下幸甚果怠兩河山寨之心與沮萬民敵愾

之氣則天下危矣願陛下毋循東晉既覆之轍臣老矣不勝至誠惻怛懇切之至願陛下哀憐之奏來至會尚書右丞許景衡建請渡江宰相黄潛善持不可朝廷既得信王榛奏或言榛有渡河入京城之謀乙酉下詔還京略曰朕即位之初踟躕近服會李綱上江左之章繼執南陽之義鳩工蔵事寖失時幾旋為淮甸之行就冦攘之患守中原而弗遠見朕意之所存昨稽時措之宜黙辨言旋之計設施有序播告未先或者不知尚乃

有請可無委積以謹備虞宜令發運司盡起淮浙入京物料及軍須輜重等物以次發遣赴京師朕將還闕恭謁宗廟仍令三省樞密院御營使司條具合行事件應臣寮將士自應天府扈從至揚州者並進官一等遂罷景衡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景衡之執政也凡有大政事必請間極論榻前黄潛善汪伯彦惡其異已每排抑之至是因下詔還京而有此命　盜孫琦破宿山縣

丙戌詔後舉科場講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禮部侍郎王綯請前降舉人兼習律義孫子義等指揮勿行從之自紹聖後舉人不習詞賦者近四十年綯在後省嘗為上言經義當用古注不專取王氏說上以為然至是申明行下　詔人戶養馬官司毋得拘籍差雇俟其漸盛以優直市之　秘書省正字馮檝獻書於黃潛善曰伏覩昨晚出黃榜降

詔欲擇日還闕東來從衛官吏士無不欣喜西兵尤以
近鄉倍極踴躍以懺計之闕未可還萬一駕到東京而
金人秋後再來不知吾兵何以當之吾兵或不可當而
復為避地計今蔡汴兩河已漸湮塞其或被其斷絶水
道雖避地亦不能此不得不慮也假如今日駐蹕維揚
亦未為得策儻主上堅欲以馬上治之不許遷徙但當
留兵將及宰執中諳練邊事軍籌帷幄之人從駕居此
專務講武以為戰守之備其餘宗廟百官盡令過江於

建康置司至於財用百物除留贍軍費用外亦盡藏之
建康府庫庶幾緩急遇敵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度不可
戰守而欲動則動亦易行而無牽制之累檝遂寧人也
戊子翰林學士朱勝非守尚書右丞始上欲擢吏部尚
書周武仲為執政及是武仲以病在告上諭知閤門事
韓愨曰武仲若出可先期以聞而武仲不能朝矣　詔
東南諸路贍學錢且令發運司拘收充糴本一年　秘
閣修撰知揚州呂源添差江淮等路制置發運副使中

大夫黃頎直龍圖閣知揚州頎漳州人靖康中嘗為司農少卿罷去至是黃潛善薦用之頎之除日歷不載今因吕源改命遂書之蓋頎實代源此時維揚不容一日闕守也頎事迹不見於史詔旨宣和四年四月乙酉頎以福建運判奏乞回避產業自云貫漳州後為户部倉部郎官大府司農少卿靖康元年八月罷未知此時為何官今所書官職用紹興元年十月癸未刑部檢舉復官狀參考修入熊克小歷源除發副在甲午今從日歷

己丑詔自今應給驛馬遞卒者並權住此以紹興三年七月丁卯湖南安撫司奏狀修入

是日宗澤再奏乞掃洒龍德而改建寶籙宮使天下知陛下孝於父而悌於兄乞自御前處分不

報澤又上疏言臣聞孟子言術不可不慎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臣因斯語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若以道槩之了然區分如辨黑白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非忠義而不忠義之事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愛戴保護不啻函人惟恐其傷之也彼不忠不義之人動容周旋亦無非不忠不義而忠義之道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毁裂擯棄不啻矢人惟恐其不傷之也恭惟我國家曩緣强敵稱兵殘破

州縣閭閉京城刼掠邀求靡有紀極以至强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凡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奮厲佐佑陛下張皇六師震耀神武總領貔貅之士願靖沙漠迎奉二聖來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罔或流散愛戴其上保護其下夙夜念念如凾人馬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者但知持禄保寵動為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謂二聖后妃親王天眷不足

救謂諸帝諸后山陵園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覆轍不足羞謂巡狩之名為可效謂偏地之伯為可述儲金幣以為敵資椿器械以為敵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挫敵也揞保甲以助軍慮流移之安業也欺罔天聽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為之猶矢人焉惟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之迹以道槩之則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自然區分無足疑矣臣哀老孱懦誤蒙陛下識擢俾留守京城兼開封

尹臣砥礪瀝竭知無不為惟恐失措有誤國家大計然臣每所中奏若非陛下察臣斷斷孤忠憐臣悄悄見慍體天地之大德護覆帡日月之大明照臨臣與血屬當膏砧斧鑊粉萬狀矣尚安能為陛下保釐尹正使京城市井里巷安居樂業熙熙皡皡如我祖宗太平之時臣之至此豈止謗書盈篋而已耶臣願陛下六龍萬乘早歸大內下慰四海生靈瀝血懇切之望臣之言此實出悃誠痛切憤悶以不避姦邪詆誣不避冒犯誅戮臣願

陛下降臣此言牓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僚實封章疏指摘臣言如臣言稍涉狂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惡如臣言果符忠義乞降詔勅明告回鑾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甚大恭俟睿慈洞察勿貳勿疑取進止又疏曰臣犬馬之年已七十矣陛下不以臣衰老無用付之東京留鑰臣自去年七月到任夙夜究心營繕樓櫓城壁掃除宫禁闕廷分布柵寨訓練士卒教習車陣比及終冬諸事稍稍就緒都城帖然風物如舊人人延頸跂踵日徯

望聖駕還闕臣以故自今年正月三日兩次遣屬吏及
臣之子捧表遠詣行在投進祈請車駕西上歸肆大赦
於宣德門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言旋舊都再造王室
命令用是通達盜賊用是消弭無復有方命阻兵之患
然後容臣為陛下條畫措置造膝陳請遣一使泛海道
入高麗諭以元豐講好之舊令出兵攻金人之西又復
遣官從間道趨河東諭折氏修其舊職以固吾圉使三
面交攻金人令彼應敵不暇吾方大舉六月之師一道

由滑濬一道出懷衛涉河並進北首燕路訪大遼子孫興滅繼絶約為與國則燕薊之感恩荷德不患不為吾用如此則金人勢必孤弱自可撫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決有歸期兩河故地自此決可收復而況兩河之人感祖宗二百年涵養之澤雖陷敵踰年而戴宋之心初無携貳使吾大兵渡河而戰則東北人民必有背敵歸我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誰不願為吾死孟子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臣

嘗以今日時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
爭欲奮臂鼓勇又況當六月宣王北伐之時機會間不
容髮陛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尺之威請
借筯以籌黄帝書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此言時不可
失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言決之貴早也今日之
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而行之毋惑讒邪之言毋沮忠
鯁之論儻陛下以臣言為是願大駕即日還都使臣為
陛下得盡愚計若陛下以臣言為非願陛下即日放罷

老臣或重竄責臣所不辭惟明主可與忠言臣故昧死以聞上優詔答之

辛卯陜西京東諸路及東京北京留守並奏金人分道渡河詔遣御營左軍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閭勍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先是澤聞河北都統制王彦聚兵太行山即以彦為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制置兩河軍事彦所部勇士萬數以其面刺八字故號八字軍彦方繕甲治兵約日大

舉欲趨太原澤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山水
寨民兵約日進發上奏曰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宣王
北伐之事蓋玁狁以弓矢馬騎為先而當六月歊蒸之
時皆難於致用故宣王乘時行師終於薄伐玁狁以建
中興之功臣自留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諸
路探報敵勢窮促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彦等
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
護西京陵寢遣馬横等自大名取洺趙真定楊進王善

丁進李貴等諸頭項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過河則
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
抵禦金人事纔有緒臣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
之後講尋舊好且興滅繼絶是王政所先以歸天下心
也况使金人駭聞自相携貳邪仍乞遣知幾辯博之士
西使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
助兵同加掃蕩若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
貼陛下中興之功逺過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年

七十矣勉竭疲駑區區愚忠所見如此臣願陛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我宋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為可用則願賜骸骨放歸田里謳歌擊壤以盡殘年頻煩上瀆天聽臣無任取進止疏入黄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因憂鬱成疾澤尹京二歲修城池治樓櫓不擾而辦屢出師以挫敵鋒其抗疏請上還京凡二十餘上言極

切至潛善與汪伯彥等雖嫉之深竟不能易其任靖康小雅云建炎二年有旨遣韓世忠之師屯伊洛又令滄帥劉錫盜結河陽之人自青州絕河進兵命澤總大衆自滑州而北期集於中山府澤聞命欣躍賫金銀兵械悉畢具行有日矣而黃潛善汪伯彥恐澤成功又以姦計從中止之澤大憤懣鬱鬱久之疽發背而薨此事史及澤遺事皆無之姑附此更須參考

甲午以金人來侵曲赦河北陜西京東諸路初陜西制置使錢蓋聞金人陷長安檄集英殿修撰鄜延經畧使王庶兼節制環慶涇原兵進攻既而義兵大起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尾襲取勝移文兩路各大舉協力

更戰而環慶經畧使王似涇原經畧使席貢自以先進
望高不欲受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游騎
上清溪既為涇原裨將吴玠所扼至咸陽望渭河南義
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右軍入鄜延攻康定園
龍坊庶急遣將斷河橋又令將官劉延亮屯神水峡斷
其歸路金人遂去於是羅索盤礴於馮翊河中扼新河
橋以通往來人情大恐涇原統制官曲端乘敵退復下
秦州而鳳翔長安皆為義兵收復會經制司統領官劉

希亮自鳳翔歸端端斬之端雅不欲屬庶及聞孟迪李彥仙等受事鄜延皆不樂遂揭榜稱金人已過河歸國農務不可失時乃盡散渭河以南義兵庶亦斂兵保險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金人渡河至於再三似不應貢許出兵四萬亦遷延不行時鄜延人以秋深必被兵多避地者道出環慶吏民皆惡其驚徙所在掠其財而殺之閭里蕭條矣

乙未詔蘇軾立朝履歷最為顯著追復端明殿學士盡

還合得恩數時軾孫司農寺丞符以軾政和中復職未盡訴於朝乃有是命軾眉山人元祐禮部尚書黨籍待制以上第一名昌化軍安置元祐中追復龍圖閣待制王明清揮麈後錄云靖康中東坡追復元職時汪彥章在掖垣偶不當制舍人不學而思澁彥章戲曰公無草草渠家焚黄二字藻懲而懲之按藻今年二月已罷舍人　按註有脫誤　江淮發運副使呂源請下虔吉衡潭四郡及泝流諸州造綱船二千艘從之以源言本司舊有運舟六千今所存不逮半也　福建路轉運判官謝如意執建州叛卒張員等六人誅之初員等雖受招而桀驁如故會如意自職

方員外郎出領漕事乃議除之如意至建陽陰遣勇士

離其黨與遂與本路兵馬都監黄濤本州兵馬監押魏

勝密謀給(給)員等至濤官居俾受宣劄因禽戮之後數日

如意入城人情稍定既而餘黨懷疑如意幾為所執時

新知州事通直郎方承胥敕榜諭叛卒至建陽聞之留

不進如意邵武人也按宋史繫甲午日

丙申大中大夫宇文虛中復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

觀充大金通問使武臣楊可輔副之尋改虛中為祈請

使　京東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程昌弼言州郡閭軍器乏少請各以堅韌之木廣置棍棒蓋鐵騎箭鐅不能犯惟棍棒可以禦且不日可辦從之　賊靳賽破光山縣戊戌河北制置使王彥以八字軍屯河南時宗澤以彥孤軍無援不可獨進乃以書延彥計事彥遂合諸寨兵萬餘人以是日濟河後五日彥至京師澤大喜諭以京師國家根本宜宿兵近甸遂命其軍屯滑州之沙店

壬寅中書侍郎兼御營副使提舉措置戶部財用張慤

甍愨立朝諤諤有大臣節不可干以私惟善許景衡與許翰論事頗合自為執政諫諍愈切無所顧避時黄潛善當國專務壅蔽自汪伯彦而下皆奴事之不敢少忤其意惟愨以直道自持事必力爭雖言不行而不少屈秉政未踰歲遽甍於位士民皆痛惜之此以愨附傳及靖康小雅參修

上以愨河朔人無家可歸常賻外賜田十頃第一區後諡忠穆按宋史繫癸卯日

癸卯朝奉郎大金通問使王倫始渡河按倫紹興三年正月乞㫖錢狀

云建炎二年五月二十日過河遂與其副閤門宣贊舍人朱弁至雲中見左副元帥宗維計事金留不遣時進武校尉朱勣從弁行宗維賜以所掠内人勣陽受之逃去宗維怒追而殺之朱勣事不得其年據紹興十三年朱弁奏狀附見

甲辰羅索陷絳州權知州事趙某率軍民巷戰凡六日

乙巳詔諸路走馬承受使臣自今於帥府用申狀其入謁如屬官禮時入内寄資東頭供奉官蘇淵為熈河路走馬承受公事用元豐舊制移牒帥司就廳下馬經畧

使張浚奏淵尚習故態陵轢帥臣故有是旨　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許景衡薨景衡罷政而歸至瓜洲得暍疾及京口疾甚端坐自語曰陛下宜近端人正士以二聖蒼生為念陸宣公奏議盡之矣遂薨景衡性孝友凡死事其嫂如母博通經史百家書而其要歸於孔孟嘗曰孔門自掃灑應對而上皆入中道以故修身行已雖細必矜平居無事與朋友言怡怡辭氣惟恐傷之及公言廷爭正色直前視權倖若無有者薨年五十

七後謚忠簡

丙午徽猷閣待制劉阜民落職初阜民與其兄大中大夫阜民皆以覃恩乞進秩言者論其進由恩倖法當討論乞罷阜民職而降阜民為中大夫詔罷阜民而阜民還官如故

丁未復置兩浙福建路提舉市舶司賜度牒直三十萬緡為博易本以尚書省言市舶公私兼利非取於民自併歸漕司虧失數多市井蕭索土人以併廢為不便故

有是旨其後遂併廣司復之

戊申兵部尚書盧益直學士院初益自閑廢中請至揚州治其私事黃潛善許之至則除尚書至是復有此命此據黃潛善劾疏增修益除兵書不得其日熊克小歷二月丙申兵部尚書董耘罷遂召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盧益為兵部尚書按史益元年五月乙巳自顯謨閣直學士知東平府落職奉祠當二月間權邦彥已知東平府克蓋誤

起居郎康執權試給事中起居舍人黃哲試中書舍人太常少卿周望守起居郎司農卿林安上守起居舍人望初受命出使會金帥宗傑死遂輟行執權除命

後省題名有之今因望除左史併著於此日

己酉秀州軍亂初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既免直龍圖閣朱芾代之芾頗肆殘虐軍民怨憤是日茶酒卒徐明率衆囚芾迎叔近復領州事叔近撫定明等且請擇守臣於朝奏未至詔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討之

庚戌增天下役錢以為新法弓手之費初汪伯彦既建請乃以免役寬剩廂禁軍闕額裁減曹掾等錢供其庸直元年七月癸卯至是所增徧於東南諸路遂詔不受庸者人

給田三十畝馬軍增三之一議者恐費不給乃請官戶役錢勿復減半而民役錢槩增三分從之故有是詔法新

弓手三年六月丙寅役錢三年七月己丑可考　詔自今見任官有涉疑異志者止許經不礙官陳告如徑行殺戮事雖有實亦坐擅殺官吏之罪即妄殺平人以為姦細者從軍法自軍興所在姦民殺官吏害良善者甚衆朝廷恐其生事至是下詔條約之

癸丑罷借諸路職田自軍興始有拘借之命靖康元年建炎元年

而逋負甚衆至是江淮發運副使呂源奏留其半庶可養廉且令用心催理詔圭田士大夫貧者仰以養廉國用雖乏豈可取此自今毋得借（熊克小歷略載此事於七月壬子而日歷繫之此日按今年九月丙子臣僚上言亦云五月三十日聖旨圭田更不拘借克所書實誤）詔持服人蔡莊罷徽猷閣待制其告令所屬收掌俟服闋日給付其餘前宰執子弟見帶職人令吏部限十日條具申省莊確子也言者論確之子懋既以欺罔誕謾交結權幸致身執政而又擢其弟為待制士論憤鬱莊比守潁

昌奴事李彦無所不至尤當竄斥以為人臣不忠之戒

故有是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二年六月甲寅朔朝散郎余應求知岳州承議郎陳公輔知南劒州李綱之得政也二人自外除郎未入而綱罷至是始以郡守處之

乙卯成都府路轉運判官靳博文權罷邛州鑄鐵錢以其歲用本錢二十一萬緡而所鑄才十一萬緡得不償

費故也先是成都府錢引務每屆書放錢引一百二十五萬餘緡崇觀間西事既起由是泛印增多至二千六百萬餘緡而引法大壞朝廷知之乃詔以天聖爲印所準（事見大觀三年七月十二日）至是博文以利州路增屯西兵（此恐是王瓌之兵）軍食不繼權罷鼓鑄不待報遂行復以便宜增印錢引六十二萬緡自後諸大臣相繼視師率增印矣尚書省言檢會靖康元年已降指揮人户願將金帛錢糧獻助者計價依條補授名目除河北河東路已降官告

外餘路未曾給降詔尚書省度量給付逐路每路差監司一員專一提舉委官勸人户獻納依隨處在市實價如納已七千貫補承節郎六千貫補廸功郎依已降指揮並不作進納人願繳元授付身貼納數中以十分為率更減一分亦不作進納所納之物内京東東路並隨處樁管餘路計綱起發上京不係沿途去處變兊易輕賫物色赴元豐庫送納並須召人情願不得抑勒科配丙辰建州軍再亂先是張員等既誅餘黨復懷反側會

朝廷調戍果卒三千人入衞未行軍士葉濃等相與謀互殺妻子以為變是夜縱火焚掠盜本州觀察使印突城而出進犯福州葉濃之亂日歷會要皆云六月一日而今年七月臣僚上言乃云六月十日惟熊克小歷繫之丙辰丙辰初三日也今從小歷　按宋史繫癸亥日

戊午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王綯試御史中丞黄潛善以綯柔懦無能故薦為臺長此據趙甡之遺史綯除中丞日歷亦不載

己未詔右文殿修撰前知通州胡安國已除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初安國數上疏乞祠詔不許仍趣赴行在

安國因放免奏有言曰臣賦性疎拙全昧事幾前當贊書積日雖淺適緣六押兼管兵刑所降詞頭皆有未便不敢觀望迷誤本朝須至盡忠逐件論執遂因繳奏遍觸貴權貽怒既多幾蹈不測今陛下撥亂返正將建中興而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途揆以愚見尚未合宜臣切寒心而况瑣闈典司封駮儻或隱情患失緘默不言則負陛下委任之恩其罪至大若一一行其職守事皆違異必以戇愚妄發干犯典

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臣所以不敢上當恩命者也疏入黃潛善大怒言者因論安國被命經年託疾不至朝廷之名愈切而安國之辭愈堅要流俗之譽失人臣之禮臣聞臣之事君義也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昔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孟子去齊三宿而王不追然後浩然有歸志士之所學孔孟之道耳孔孟之所以事君者如此其欽而安國如此其慢何所恃哉蔡謨有重望於晉然固拒司徒之命至免為庶人况安國素無美名

者乎且朝廷之所以召安國者不過以其早乞致仕不就薦對爵禄高尚其事而已然安國當吳敏用事之際則惴然而起亟遷給舍何鄉者奉命之速而今日從命之緩乎方陛下中興王業號令之出當如雷霆震動四方罔不丕應而不能行於一安國豈不損國威令之甚况安國子寅自郎曹謁告不至已降三官安國責以臣節則事君不以禮責以父道則教子不以忠如此而欲成政事厚風俗不亦難乎望罷安國新除特賜黜責以

為人臣不恭上命者之戒安國遂罷

庚申侍御史張浚充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浚好謀有大志數招諸將至臺講論用兵籌策浚本黄潛善所引至是因請汰御營使司官屬又論無謂金不能來當汲汲修備治軍常若敵至潛善始惡之浚以母在蜀中求去故有是命未行留為尚書禮部侍郎浚入對上諭曰卿在臺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為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為朕留當專任用浚頓首謝浚出守及

再留日歷全不見今據行狀增修以禮部題名考之浚除侍郎在今年六月而無其日按史王綯奏上語有云臣與浚同官兩日而浚以秘閣修撰罷綯以此月戊午入臺則浚出臺當在庚申故繫於此日御史臺記建炎二年空月張浚直龍圖閣知興元浚除職諸書俱不同今從行狀綯奏語見日歷四年三月辛酉

癸亥以盜賊未衰命諸路武臣提刑專管捉殺

甲子疎決行在揚州及四京繫囚雜犯死罪已下減一等釋杖已下其後建康府越州亦如之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臨軒疎決

乙丑徐州觀察使御營使司中軍統制張俊引兵入秀

州前知州事中大夫趙叔近為所殺初御營都統制王淵在京師狎露臺娼周氏亂後為叔近所取淵銜之及俊辭行淵謂之曰趙叔近在彼俊諭其意前一日俊總兵至郡叔近以太守之禮逆諸城北沈氏園俊叱令置對方下筆羣力遽前斷其右臂叔近呼曰我宗室也衆曰汝既從賊何云宗室語未畢已折首於地秀卒見叔近死遂反戈嬰城縱火毆掠江東西路經制司書寫機宜文字辛安宗在城中為所害翼日俊破關捕徐明等

斬之取周氏以歸淵以予俊俊不受乃遺韓世忠此段據王明清揮麈第三録增入周氏彦古母後封蘄國夫人熊克小歷俊入秀州在六月戊辰日歷張俊申十一日到秀州十二日巳時收復十五日申到今從日歷俊以功遷武寧軍承宣使叔近予朝奉郎交之亦坐受賊所獻玩好降六官勒停後十餘年御史言叔近之冤始贈集英殿修撰趙交之停官事以紹興四年十二月丙申本人乞改正狀增入叔近贈職在紹興九年

丁卯國信使楊應誠副使韓衍至高麗見國王楷諭旨楷拜詔已與應誠等對立論事楷曰大朝自有山東路

何不由登州以往應誠言不如貴國去金國最徑弟煩
國王傳達金國令三節人自賫糧止假二十八騎楷難
之已而命其門下侍郎傅佾至館中具言金人令造舟
將往二浙若引使者至其國異時欲假道至浙中將何
以對應誠曰女真不能水戰佾曰女真常於海道往来
况女真舊臣本國近乃欲令本國臣事以此可知强弱
後十餘日府燕又數日復遣中書侍郎崔洪宰知樞密
院事金富軾来固執前論且言二聖今在燕雲不在金

國館伴使知閤門事文公仁亦曰往年公仁入貢上國嘗奏上皇以金人不可相親今十二年矣洪寀笑曰金國雖納土與之二聖亦不可得大朝何不練兵與戰應誠留高麗凡六十有四日楷終不奉詔應誠不得已與楷相見於壽昌宫門下受其所拜表而還此據應誠所上語録修入按録應誠以六月丁卯見高麗國王楷楷令傳佾議事及送衣帶已卯府會壬午遣崔洪寀等至館七月丙戌文公仁等云云戊子應誠以病求醫壬寅甲辰八月戊午連趣應誠復命壬申拜表九月初放洋今併附此餘見九月癸未

十月甲寅

戊辰詔諸路應輸内藏庫錢帛經由揚州行在者許兑撥用端明殿學士同提舉措置財用黄潛厚請也　初東川布衣崔子方治春秋紹聖間三上疏乞置博士不報乃隱居真州六合縣子方剛介有守雖衣食不足而志氣裕然杜門著書三十餘年而死至是兵部員外郎江端友請下湖州取子方所著春秋傳藏於秘書監從之

己巳葉濃破古田縣甲戌入福州掠特進致仕衞國公

余深家金帛欲縱火焚城守臣顯謨閣待制江常不知所出提點刑獄公事李阯防脂切登城諭之留十餘日乃去官軍追擊之不利阯安陽人也熊克小歷以阯為閬縣人今據阯遺事大抵阯亦僑寓者克多隨今戸貫書之

丁丑命京畿淮甸捕蝗

己卯言者以為東南武備利於水戰如張遇乃河朔潰卒未嘗習舟楫之利一旦有急即刼舟張帆蔽江東下金人既破唐鄧陳蔡逼近淮漢去大江直一間耳為今

之策宜於大江上游如采石之類凡要害處精練水軍廣造戰艦仍泊於江之南岸緩急之際庶幾可倚詔江浙州軍措置限一月畢

是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為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涇原經略使司統制官曲端為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詔書有曰儻不靖難於殘暑之前必致益兵於秋涼之後先是溫州觀察使河東經制使王𤫊既遁歸朝廷除𤫊知鳳翔府東京

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端權河東經制使
會主客員外郎陝西撫諭使謝亮西入關庶移書曰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國為患至
小而緩金人為患至大而迫方敵兵挫銳於熈河奔北
於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
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漕臣應給糧餉爭先並進雖
未能洗雪前恥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
夏人秋稼未登飢餓疲困何暇興兵庶可保其無它亮

不聽遂自環慶入西夏夏國主乾順已稱制倨見之亮
留夏國幾月乃與約和罷兵更用鈞敵禮乾順許之此據建炎三年七月癸未張浚奏西夏通書禮數及紹興元年二月庚寅謝亮乞存恤家屬狀參修亮歸夏
人隨之以兵掩取定邊軍明年亮乃還行在初王瓊之
潰也其屬官王擇仁以衆二萬入長安復爲經略使郭
琰所逐祠部員外郎四川撫諭喻汝礪嘗言今朝廷已
專命王庶經制中夏竊聞五路全不稟庶節制望擇久
歷藩方曉暢軍事近上兩制節制五路招集潰兵勞徠

流徙式遏冦盜仍以臣所刷金帛八百餘萬緡爲軍糧犒設之費庶可以繫二京兩河山東陜西五路父老之心若謂四川錢物不當應副陜西臣謂使此錢自三陜湖湘平底建康固爲甚善萬一中途爲姦人所窺適足資寇臣又聞王擇仁所統皆三晉勁勇之餘今關輔榛莽軍無見糧故其人專以剽掠爲事若得上件財帛養之則秦晉之民皆爲吾用矣時庶已擢待制而汝礪停官然皆未受命也自王瓊除鳳翔至喻汝礪乞留川綱必非一月間事以諸書皆不見日月

復置諸州學官四十三員此以紹興更考求各附本月日二年十月九日給舍看詳狀增入故且牽聯附書之當

初二帝既從中京御史中丞秦檜實從既而聞上中興上皇欲作書貽左副元帥宗維與約和議大略言唐太宗復突厥而沙陀救唐冒頓單于縱高帝於白登而呼韓賴漢近世耶律德光絶滅石氏而中原灰燼數十年終為他人所有其度量豈不相遠哉近聞嗣子之中有為人之所推戴者蓋祖宗德澤之在人至深至厚未易忘也若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單

于受興滅繼絶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不為萬世之利上皇草書已諭駙馬都尉深州防禦使蔡偉曰為我示秦檜更潤色之檜讀書嗚咽即辱遺本路都統達於宗維宗維有慚色偉京子也此以王若冲所著道君北狩行錄修入臣謹按紹興日歷秦檜張邵奏及曹勛所獻書本乃云檜代作與此不同或者檜嘗草具此書而上皇又親製之也行錄以此書為在中京所遣而無年月檜書首云季夏極熱臣按上皇以去夏去燕京今秋移韓州則在中京過夏必是此年故附著於此世傳檜在金國已倡和議因是得歸而未有以為之證以是書

考之疑金人知檜為上皇草書度其肯任此事是以歸之耳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檜自京城隨金北去為大帥達蘭郎君任用此則云秦檜北遷時達蘭方圍中山府檜何由在其軍中意者因草此書而達蘭移之尼瑪哈軍中為歸之之張本耳北狩行錄上皇書其自北來衆所鄙棄獨荷左右見憐故知英雄度量與凡俗自不同也嘗欲通書於左右而自訐自疑因循至今某聞惟大英雄之人然後能聽大度之言敢略陳固陋惟左右留神省察古之君子莫不以濟世安民為已任故有國士者止能安一國之人有天下之士者然後能安天下之人是以堯舜禹湯之君而輔以臯夔稷卨之臣則日月所照風雨所及莫不被其澤載在典籍昭然可考不在一二陳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宗起自晉陽奄有天下征伐荒外西破高昌北禽頡利可謂黄帝之師莫强乎天下也而遠思長久之計知突厥稽首戴恩常為北藩故唐之衰也終得沙陀以雪國恥又匈奴冒頓

單于圍漢高祖於白登七日不食當時若取之如俯拾地芥冒頓單于不貪近利以為遠圖使高帝得歸以奉祭祀故得受繒幣舉中國珍異玉帛奉約結好後匈奴國亂五單于爭立終得宣帝擁護呼韓近契丹耶律德光責石氏之失約長驅至汴舉石氏宗族遷之北荒然中國之地亦不能守以至糜爛灰燼數十年之間生靈肝腦塗地而終為劉知遠所有比之唐太宗冒頓單于其英雄度量豈不萬萬相去遠哉先皇帝初治兵於遼東不避浮海之勤而請命於下吏蒙先皇約為兄弟許以燕雲適平山妄人嘯聚不逞某之將臣巽懦懷首鼠之兩端某亦過聽惑於謬悠之說得罪於大國之初深自刻責黜去大號傳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怨尤近聞嗣子之中有為彼方之人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賢蓋祖宗德澤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不審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興滅繼絶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保國治民於萬世耶抑欲效耶律德光使生靈塗炭而終為

他人所有耶若欲如此則非其所知若欲如彼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不為萬世之利也哉伏惟左右以命世之才當大有為之時必能聽大度之言也昔人有為趙使秦者秦王問趙可伐歟趙使對曰里人有好色者好色之患世所共知而母言之則為賢母妻言之則為妬婦今日之事大類是矣惟麾下多賢必能審處言欲盡意不覺覶縷伏望台慈有以照察幸甚日歷紹興十九年四月丁卯御前降下曹勛所藏秦檜向在金國代徽宗皇帝所作書藁具啓季夏毒熱伏惟元帥郎君台候動止萬福具居處幸安實賴庥庇鄜汴京已踰年矣鄙懷千萬久欲聞於左右常恐犯不韙之咎今閱日既久則復慮後時之悔又數蒙存問審知英雄大度可感以誠敢悉布腹心頃自大聖皇帝治兵之初某即承命於下吏先皇帝惠然顧懐結為兄弟載在盟書永以為好某之敝邑仰荷威德怡然無事又盡得前代故地顧此恩紀未

知報所適會妄人煽聚不逞其之將臣巽亟畏事懷首鼠之兩端其亦惑其謬悠得罪大國自知甚明故於問罪之初深自克責不敢抗兵亟去位號委國計於嗣子亦蒙大國沛然寬宥許之自新復遵前好而嗣子愚弱不閑於理小人貪功要取民譽妄有交搆遂重獲罪於大國禍皆自取悔將何及其向自傳位以來退處道宮不復干預國事事無大小並不預聞此非敢妄為之說天下之人所共知也凡諸往事姑置勿論請以今之事勢言之夫南北之俗有異因其君長而臣屬之則可若混一之理自古以來無是事也昔契丹耶律德光皇帝遷徙石氏拘於北方南朝遂為劉知遠所有終不臣屬且石氏有天下方二世本乃篡立初無德澤知遠所以能攘其位而有之趙氏自太祖不血刃取天下仁恩結人深矣厥後六宗世世脩德不忝前人百餘年間不識兵革斯民仰事俯育衣食無憾乃以異姓易之此在其實難言天下之人自知其不可今若因而存之則世世

臣蜀年年輸貢得失可見矣必欲拏舟交廣馳馬閩蜀蹦關陜決大計於金鼓之間就使一一如志欲所得之利盡歸公上則莫若歲歲受金幣使它人守疆則莫若因舊姓而蜀之在郎君宜熟計而審處閒嗣子有在南方為彼人所依此祖宗恩德在人未易忘也如蒙郎君以某前所言為然望賜采擇某欲遣專介諭嗣子以大計郎君可不煩汗馬之勞而坐享厚利伏惟麾下多賢通知古今諳練世故者不為少想當裨賛成畫笑談而定瞻望旌旗祭鶴立俟報不宣

秋七月癸未朔詔京官到行在者並令吏部審量非政和以後進書頌及直赴殿試之人乃聽參選按宋史繫丙戌日

用吏部請也靖康初用御史胡舜陟言大治濫賞元年四月

癸丑已而遽罷其年九月辛未有旨可更不問至是提領茶鹽司奏辟朝奉郎鄭侍問充准備差遣湖州用赦薦舉宣教郎新江東茶鹽司幹辦公事張體純論者以為二人皆以進頌得官法當討論悉罷之而有是命體純金壇人待問江山人嘗通判湖州坐朱勔黨衝替至是梁揚祖辟用之

資政殿學士東京留守開封尹宗澤薨澤為黃潛善等所沮憂憤成疾疽作於背至是疾甚諸將楊進等排闥入問澤矍然起曰吾固無恙

審量事十月丙子又改　按宋史繫丙戌日

正以二帝蒙塵之久憂憤成疾耳爾等能為我殲滅强敵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澤復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年七十是日風雨冥晦異於常日澤將没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賛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

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
味衣敝不易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
耶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
百餘人死之日都人為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
涕三學之士千餘人為文以哭澤初澤既拘留金使上
屢命釋之澤不奉詔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充大金祈請
使宇文虛中至東京而澤已病虛中攝留守事遂歸之
時上已除澤門下侍郎兼御營副使東京留守命未下

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進六官為通議大夫後諡忠簡澤門侍之除史及他書不見惟遺事及靖康小雅有之熊克小歷云澤諡威慜與史不同蓋誤　按宋史繫丙戌日　呂中大事記曰自古未有內外不相應而成功者有張仲孝友主於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於外孔明欲出師於外則必任褘允於內建炎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正天擬二人以開中興之治也使二人得盡行其志必能復君父之讎雪宗廟之恥伸神人之憤惜夫綱相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計沮蓋汪黄二人既用事於中則宗澤安能措手於外二人既主幸東南之議則宗澤還東京之請雖二十疏而何益縱使渡河而北指日成功亦安能免後患哉嗚呼東京之地宗廟在焉陵寢在焉為人子孫烏可置祖宗而不問為人父母烏可棄遺黎而不思且向也元帥府方開之始宗澤解京城之圍而伯彥則謂不可使金知元帥所在今也還

京之請屢上而汪黄則謂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自外而觀汪黄之計可謂忠矣宗澤之計可謂危矣以義而論則君父不可視之如路人中原不可棄之如土梗天祚吾宋則將有主矣天所興者誰能敗之此豈汪黄乳嫗護赤子之術所能為哉澤之志不獲伸於前又不獲伸於後徒使後之人聞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歎而為之致無窮之恨也

甲申葉濃自福州引兵破寧德縣復還建州

丙戌中奉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李芘勒停時言者論芘擁兵數萬費官錢二百餘萬緡專務招安不能平冦停其官責使捕盜以尚書吏部員外郎林杞代之

有宣義郎御史臺檢法官謝嚮者靖康末嘗奉詔至閩中募武勇之士乃命嚮為本路捉殺官尋又遣御營使司中軍統制張俊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將卒二千人偕往討捕杞永嘉人嚮建安人也謝嚮為臺法史蓋不書據御史臺記繫之建炎二年空月在王綯除中丞之前按綯以六月除中丞故附於此杞元年六月甲子以朝請郎除吏既而濃又破政和松溪二縣濃破政和在八月辛未外破松溪在其月壬申令聯書之　按宋史繫甲申日

丁亥御筆國步多艱人才為急如蔡京王黼當國日久

孰不由其擬授果賢且才豈可不用自今毋得分別使自奮忠義仰三省遵行之時宰相黄潛善本王黼門人故多引黼親黨以進議者非之此為三年二月己巳張戩劾疏張本詔諸郡發歸朝官赴行在時所在多囚禁歸朝官有疑則加殘害一郡戮至千百人上憫之故有是命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古人有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為者也彼姦雄忍酷之言至曰寧我負人嗚呼人之用心何止天壤之異哉方建炎之初所在盜起如蝟窮荒絶漠之人錯諸郡縣有司為之禁防或未過也而太上皇帝推天覆地載之德視中外之民皆吾赤子惻然哀矜形於聖訓凜然有三代王者之風漢高帝之恢廓大度不足言矣

吏部尚書兼侍讀周武仲充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初武仲以疾亟求去上曰如武仲者未見其比雖病固當留最後同知樞密院事邢三益為之請乃有是命

戊子斡辦内東門司王嗣昌送吏部坐與邵成章為死黨好大言議國政故也　詔自今士卒有犯並依軍法不得剜眼刳心過為慘酷令御營使司行下衆皆鼓舞感戴

中興聖政史臣曰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此兵法之患也治軍固不能不嚴然治之

自有常法若師出以律孰敢不畏者
而諸將過為慘酷豈撫軍之道哉

乙未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為京城副留守朝廷聞宗澤薨故也初澤以便宜假統制官楊進榮州防禦使知河南府會澤死進遂輟行林泉野記宗澤為京城留守招降諸大冦王善楊進丁進等兵勢甚盛澤有渡河迎請二帝之意黄潛善汪伯彥疾其成功又疑其為變遂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按日歷二年七月十二日甲午開封府言宗澤卒十三日乙未郭仲荀充京城副留守蓋潛善等聞澤死而後除之非以察澤也熊克小歷删取其語附於元年七月澤初除留守時亦誤是時楊進丁進皆未降汪黄胡為疑之按仲荀兩為東京副留守其初除日歷不載但於今年八月正除騎帥時繫副留守銜克於仲

朝請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謝

蔔再除時却不書是以
展轉繆誤今並不取

克家上疏自辯不受張邦昌偽命且嘗奉國寶至濟州其言引資政殿學士呂好問為證大略謂圍城士大夫恃陛下在外共為後圖好問不能獨任其責遣人起諸退人臣始見邦昌面决行日則臣之復出為陛下出也疏入遂名克家及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孫覿赴行在丁酉殿中侍御史馬伸言克家覿趨操不正姦佞相濟小人之雄者也在靖康間與李擢李會王及之王時雍

劉觀七人者結為死黨附耿南仲倡為和議之說助成敵謀有不主和議者羣起而辱罵之欲執送金營人皆畏其險而不敢校也陛下即位之初照見情狀逐之是矣近者不知誰為之援皆得被召將復進用人情危駭莫知所謂望賜寢罷竄之遠方戊戌詔好問開具當時因依聞奏其後好問因自陳反正之功由是二人復用

好問開具狀見偽楚録誤以為克家所奏而徐夢莘北盟會編又因之夢莘乃云謝克家辯事偽楚狀與吕好問所奏一同其舛為正蓋好問元奏云右臣准尚書省劄子朝請郎提舉杭州洞霄宫謝克家進狀七月十六

日奉聖旨令臣開具因依聞奏後來傳錄者減去又臣准尚書省劄子八字是以差互如此

已亥祕閣修撰知荆南府唐慤降充直秘閣先是承議郎通判荆南府程千秋為慤所忌請避之改通判襄陽府未行轉運司誘執千秋以屬吏其弟千乘訴於朝有詔勿治（正月丁未）慤怒奏千乘偽造制書上命移獄於潭州（四月癸未）而慤終不肯釋言者謂方羣盜薛廣祝靖李孝忠相繼犯荆南帥臣監司望風悉遁賊既據城與公安止隔一水維舟絞栰欲乘勢南來千秋奮不顧身率縣民

禦之使人夜渡焚舟毀柭殺賊甚衆遂不敢犯岳鄂鼎澧皆賴以安民間往往繪其像而祠之方今天下擾攘忠義之人所在不多朝廷所宜愛惜有罪猶當宥死況無罪乎臣近聞千秋至今坐獄存亡未可知萬一如此則愨亦可謂方命矣乃詔釋千秋而愨有是命

辛丑詔以春霪夏旱飛蝗為沴命監司郡守條政事之未便於民者其大水飛蝗最甚之地令百姓自陳量輕重捐其租焉

壬寅尚書兵部員外郎福建兩浙撫諭江端友罷以言者論其不練民事所至苛擾也

癸卯詔京官知縣兩任已上實及六考方許關陞諸州通判舊法不拘考數至是申明之此以紹興五年閏二月八日右宣教郎熊彥詵劄子修入日歷無之

甲辰降充顯謨閣待制北京留守河北東路制置使杜充復樞密直學士充開封尹東京留守且命充鎮撫軍民盡瘁國事以繼前官之美遵稟朝廷深戒妄作以正

前官之失自宗澤薨數日間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於朝言澤子宣教郎潁嘗居戎幕得士卒心請以繼其父任會充已除留守詔以潁直秘閣起復充留守判官充無意於金盡反澤所為由是澤所結兩河豪傑皆不為用呂中大事記曰此澤去而東京之地不可守也宗澤在則盜可使為兵杜充用則兵皆為盜矣充守東京則金至維揚充守建康則金至明州以充繼澤何異以淵代遜以姜維而續孔明之事功李綱罷而汪黄相於内宗澤死而杜充守於外天下事可知矣

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復直秘閣兼權大名尹北京留守

丁未亳州言本州已增修城壁剏置樓櫓可以禦寇今防秋在近乞以本州界所管新舊弓手合為一軍土軍合為一軍清河裝發合為一軍選才武使臣充部押官分守要害從之仍詔諸路一體州軍準此

庚戌朝請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謝克家試尚書吏部侍郎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葉夢得試戶部侍郎既而克家不自安乞補郡乃以為龍圖閣待制知台州

給事中劉觀試尚書工部侍郎觀之除日歷及後省工部題名皆不見紹興二

年十月刑部檢舉狀云建炎二年七月除工部侍郎故附於此俟考朝散郎林之平為監察御史之平莆田人也　詔諸路應兵將捕盜等官合應援地里内逗遛不進許安撫司從軍法時直龍圖閣新知杭州康允之言近杭潤秀三州兇寇竊發而屬邑及旁郡未聞有來赴難者必待奏報輒勤王師望以軍法約束軍民有立異功者仍具奏聞不次擢用以為勸沮從之故有是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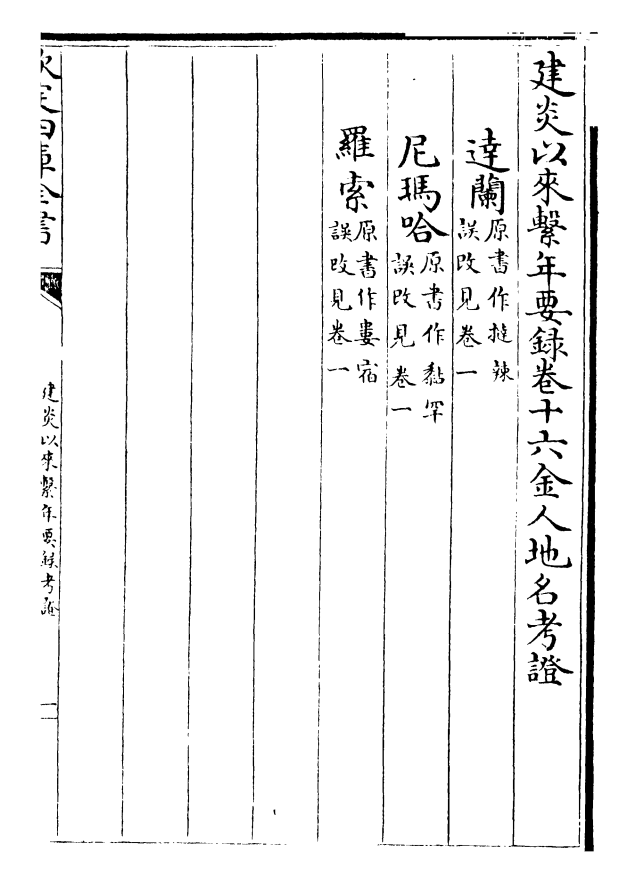
辛亥黄潜善言朝議大夫惠厚下自中京逃歸言有傳

登極赦書至上皇所者上皇與宣和皇后相賀聖情甚悦上斂容不語久之曰宣和皇后天性儉約在朕府中時每進膳未嘗改造侍上皇亦踈濶所得月賜未嘗妄用服浣濯之衣破則補之望明而觀縫處如繡葢非它人所能及也厚下華原人宣和中嘗知解州

是月禮部貢院言應詞學兼茂科朝奉郎袁正功合格詔減二年磨勘正功無錫人也紹興三年七月乙未改法　燕山人劉立芸聚衆攻破城邑立芸諭衆曰吾欲致南北太平

所至不殺掠但令饋糧於是蕃漢之民歸者甚衆　羅索遣兵攻解州之朱家山統領忠義軍馬邵興苦戰三日遂敗之陜州安撫使李彦仙授興從義郎還本州都統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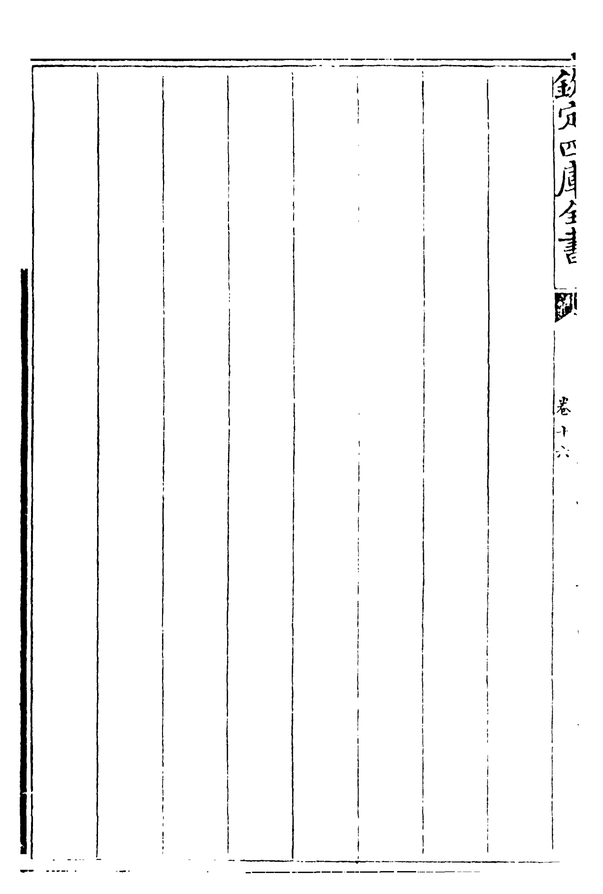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六金人地名考證

達蘭 原書作撻辣誤改見卷一

尼瑪哈 原書作黏罕誤改見卷一

羅索 原書作婁宿誤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録監生臣張曾壇

謄録貢生臣王汝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二年八月癸丑朔復諸路常平官時顯謨閣待制孫覿入對言自罷提舉官常平之財所存一二猶以億萬計皆為他司妄用令轉運使漕輓軍儲上供之外無一金之藏他時大水旱大舉措經畫殘破召募軍馬以備緩急之須皆非轉運使所能辦時方多事財用為急

望復置官講補助之政故黄潛善奏行之十月壬戌討論遂命諸路拘催青苗積次本錢自崇寧以来皆不得免三年閏八月戊寅所書可參考

甲寅初鑄御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自是月乙卯行使

戊午詔行在左藏庫湫隘日令綱運令戶部於江寧平江府置庫樁管逐府通判監視憲臣檢點擅用者依支封樁法加等科罪時戶部所餘金帛尚數百萬上以北

方未寧為慮數諭黄潛善汪伯彦輩致江寧潛善等方以恐揺人心為對尚書右丞朱勝非獨論致揚州駐蹕地上深納之令戸部納計郊祀之費餘財皆運之金陵祀事後當移蹕而潛善力沮之其言不行至是尚書吕頥浩侍郎葉夢得乃以庫府充牣為辭請命江湖二廣綱赴江寧閩浙綱赴平江惟川陜京東西淮南綱赴行在從之 尚書戸部侍郎葉夢得為翰林學士熊克小歷附此事於七月末云据夢得行述按日歷乃八月六日事今附本日 顯謨閣待制知廣州

陳邦光試尚書戸部侍郎邦光在廣州嘗發轉運使陳述姦贓却三佛齊使私覿珠貝異香文犀等直數十萬南人以為清　尚書吏部侍郎魏憲復為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憲嘗言維揚南枕大江自古未有背天險而為都者金之勁騎自京西不四五日可至宜有以備之尚書工部侍郎劉觀充徽猷閣待制知福州觀言敵騎出沒山東人情危懼望移蹕金陵執政不樂其言於是觀自後省移冬官踰月不拜故有是命給事

中康執權試尚書工部侍郎顯謨閣待制孫覿試給事中集英殿修撰沈晦張澂並試中書舍人澂去年已為舍人不知何時罷當考魏憲康執權除目日歷不書今以後省及逐部題名增入工部題名仍全不載劉覿初除及補外然執權之除當是代覿故因覿除命遂書之恐覿之去留不書在此日當別求他書考證乃可觀文殿學士范致虛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致虛至行在言者論南陽之陷咎由致虛乃責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三年九月辛酉復官

庚申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陛下龍飛河朔近得黃潛善

汪伯彦以為輔相一意委任不復致疑然自大任以來措置天下事未能愜當物情遂使敵國日强盜賊日熾國步日蹙威權日削且如二帝親屬盡室北狩宗廟社稷不絶如綫者繫陛下一人而三鎮未復不當都汴以處至危之地此理甚明然前日下還都之詔以謫許景衡至於今日當如之何其不慎詔令有如此者事見五月乙酉

草茅對策誤不如式考官罰金可矣而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覿黄哲諸犀小以掌絲綸其黜陟不公有

如此者事見二月壬申又如吴給張誾以言事被逐給元年六月自監察御史遷左司員外郎閭元年六月除監察御史皆未見罷時部成章縁上言遠竄今是何時尚仍舊體以言為諱其壅塞言路有如此者成章又如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取旨三省不與厥有深旨潛善近來自除臺諫仍多親舊李處遯張浚之徒是也觀其用意不過欲為已助其毁法自恣有如此者又如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重任潛善伯彦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

害能有如此者景衍薨見五月懿六月澤七月又如有人問潛善伯彥救焚拯溺之事則二人每曰難言其意盖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或問陳東事則曰外廷不知盖謂事在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已有如此者事見元年八月壬午又如呂源狂橫陛下逐去數月由郡守而升發運其強狠自專有如此者事見五月戊子又如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御營使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收攬軍情有如此者事見元年五月丁酉潛善伯彥

所為類此豈不幸陛下責望之意哉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亦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二人方且偃然自任屹然不動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蒼生人心絶望則二聖還期在何時耶臣每念及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機會易失不早改圖大事去矣伏望速罷潛善伯彦政柄别擇賢者共圖大事疏留中不出甲戌仲政衛尉少卿承議郎趙子砥自燕山遁歸至行在上命輔臣召問於都堂且取子砥所得上皇御書以進

子砥奏此事甚悉大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邇来遣使數輩皆不得達劉彥宗云金國只納楚使焉知復有宋也是則吾國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喂之食盡終必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後半月復以子砥為鴻臚寺丞已而賜對嘉奬遂以子砥知台州

此據子砥燕雲録及紹興元年三月子砥乞差遣狀參修

辛酉詔江淮六路量添賣酒錢以為造糧舟之費用發運副使呂源請也上色酒每升增三錢次色酒增二錢

癸亥兵部尚書盧益言近世以田括丁號為民兵有古鄉兵之遺意請命提刑檢察從之三年七月辛丑罷

甲子朝奉大夫直秘閣知棣州姜剛之進秩一等録其守城之功也日歷無此今以剛之家乞恩澤狀修入

徽猷閣待制新知福州劉觀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宫以言者論其觖望也丁卯光禄卿吴巖夫充集英殿修撰

知福州觀除福州及罷日歷皆不載行狀云上留維揚人情危懼公申前議欲上狩金陵執政聞而間之乃以為待制知福州言者繼至落職奉祠觀建明金陵之議已於罷工侍時修入但不知前此馮仲効孫覿謝克家嘗及觀圍城中事與此相關否今因嚴夫除命附見

戊辰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周武仲卒於揚州年五十三

己巳詔試學官並用詩賦自來年始

辛未徽猷閣待制江南等路制置發運使提領措置東南茶鹽梁揚祖遷徽猷閣直學士以措置就緒也茶法

自政和以來許商人赴官買引即園戶市茶赴合同場秤發淮浙鹽則官給亭戶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算請每三百斤為一袋輸鈔錢十八千閩廣鹽則隷本路漕司官般官賣以助歲計建炎四年福建行鈔法旋即罷之紹興八年二廣行鈔法公私便之自揚祖即真州置司歲入錢六百萬緡其後歷三十年東南歲榷茶以斤計者浙東七州八萬紹興府溫台衢婺明處州浙西五州四百四十八萬臨安平江府湖嚴常州江東八州三百七十五萬宣饒徽信池太平州南康廣德軍江西十一州四

百四十五萬洪贛吉袁撫江筠州建昌興國臨江南安軍湖南八州一百一十三萬潭衡永邵全郴州桂陽武崗軍湖北十州九十萬江陵府鼎澧辰沅歸峽鄂岳州荊門軍福建五州九十八萬福建汀南劍州邵武軍淮西四州一萬舒廬蘄州安豐軍廣東二州二千南雄循州廣西五州八萬靜江府融潯賓昭州皆有奇合東南產茶之州六十五總為一千五百九十餘萬斤通收茶引錢二百七十餘萬緡按茶引錢數原本錯入通收鹽息錢句下今移附於此鹽以石計者浙西三州一百十三萬臨安平江府秀州浙東四州八十四萬紹興府溫台明州淮東三州二

百六十八萬（通泰楚州）廣東三州三十三萬（廣惠南恩州）廣西五州三十三萬（廉高欽化雷州）率以五十斤為一石皆有奇以斤計者福建四州二千六百五十六萬（福泉漳州興化軍）合東南産鹽之州二十二總為二萬七千八百一十六萬餘斤通收鹽息錢一千七百三十餘萬緡（此紹興二十五年數）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乾道三年三月癸丑立額）而四川三十州歲産鹽約六千四百餘萬斤後隸總領財賦所贍軍成都府路九州利路二州歲産茶二千一百二萬斤隸提舉茶馬司

買馬皆不係版曹之經費馬 蜀茶十一月庚子蜀盟紹興二年九月甲申所書可參考

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鄭滋復徽猷閣待制以言者論滋為李綱所惡謫非其罪也 滋去年七月貶

壬申詔訪聞高麗國遣使入貢所過許用樂送迎其守臣讌設以二帝未還勿用樂 顯謨閣待制知潭州曾開奉祠從所請也 朝奉大夫辛炳落致仕除直龍圖閣知潭州炳方召還未至而有是命

甲戌上策諸道正奏名進士於集英殿 殿中侍御史

馬伸試衛尉少卿日歷不書伸除官之日此據趙甡之遺史

乙亥策特奏名進士

庚辰詔東京所屬官司般發祭器大樂朝祭服儀仗法物赴行在時上將祀天南郊命有司築壇於揚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而從行無鹵仗故取之舊都焉

辛巳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河北京東都大捉殺使李成引兵入宿州初成既不能渡河朝廷恐其衆太盛命成分所部三千人往應天府及宿州就糧餘赴行在有

道士陶子思者為人誕妄喜談兵成道遇之子思謂成有割據之相勸之西取蜀成遂有叛意乃分軍為二一侵泗州別將主之一侵宿州成自將之皆約八月晦日至是成陳仗入城宿人以其奉朝命来屯初不之備軍入未半即有登城者俄頃弓矢亂發縱火焚掠盡驅强壯為軍別將犯泗州者不及期乃焚虹縣而還復與成會成知事不集妄以前軍史亮反已即時撫定告於朝朝廷待以不疑乃就賜鎧甲成遂屯符離軍勢甚盛_{李成}

之叛日歷不見事始但於今年十月庚子因劉光世奏存恤成軍中老小事遂及之而熊克小歷乃於元年十月乙丑書命劉光世討成此實誤乙丑十月九日也蓋會要載光世以今年十月九日受命討李成而克誤移入去年是以差互今從趙甡之遺史繫此

是月中書舍人黃哲試給事中哲除命日歷不書而九月壬辰薦士具銜乃如此按此月八日馬伸論二相疏猶云哲掌絲綸當是月末方遷故且附此俟考朝請郎王瞻為殿中侍御史此據御史臺記無月日按瞻當是代馬伸故附此月尚書工部員外郎滕茂實既為金所拘憂憤成疾至是卒於雲中紹興二年二月甲申贈官初吏部員外郎程昌寓與黃潛善論事

不合出知蔡州郡已為金人所破軍馬散亡寇盜充斥昌寓始至郡招集流民簡練師旅其命將也不限資格惟有功者居上日與羣盜戰每戰必克遂為强兵昌寓家傳云二年八月至蔡州不得其初除故附見此　金人遷二帝自上京至其國御寨遂移居韓州王若冲北狩行録云戊申八月入見晝徙韓州之民出而寓馬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去燕山二千五百里令下之日盡空其城以兵驅其民惟聽籠篋自隨凡財穀什物之類皆毋得齎持諸兵因之攘刼女戶及老弱之家有徒手而出者

金遣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四人至韓州同處仍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養駙馬都尉蔡鞗嘗勸上皇讀春秋上皇大善之曰恨見此書之晚時御史中丞秦檜既不與徙遂依左監軍完顏昌以居昌亦厚待之上皇在韓州思張商英忠諫嘗為賦詩有嘗膽思賢佐之句云

此以張匯節要王若沖北狩行錄趙甡之遺史等書參修但甡之繫之春末恐誤世傳金人賜韓州供給二帝詔書其詞鄙陋非真今不取

四年七月乙亥又遷五國城

九月壬午朔詔以杭州和買絹偏重均十二萬疋於浙

東西諸州

癸未新除衛尉少卿馬伸責監濮州酒務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且錄其所劾黄潛善汪伯彦等疏申御史臺乞誅責詔伸言事不實趨向不正送吏部與京東路監當促使上道死中路天下寃之三年二月丙子再召 是日國信使楊應誠等以海州發高麗後五日至明州昌國縣

甲申武節大夫閤門宣賛舍人京城外廵檢使丁進叛率衆犯淮西進初受宗澤招澤薨乃去時韓世忠軍中

有進餘黨百餘人世忠盡斬於揚州竹西亭斬至王權
有武臣段思者勸世忠釋而用之尋命御營右軍副統
制劉正彦以所部收進

庚寅上御集英殿賜諸路類省試正奏名進士李易等
四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陜河北京東正
奏名進士一百四人以道梗不能赴皆即家賜第特奏
名張鴻舉已下至五等皆許調官鴻舉以龍飛恩特附
第二甲易江都人鴻舉邠武人也故事殿試上十名例

先納卷子御前定高下及是御藥院以例奏上不許曰取士當務至公既有初覆考詳定官豈宜以朕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自今勿先進卷子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恭惟太上皇帝當建炎之初策士於庭一委主司不以一人之好惡為之升黜天下之至公也及紹興中權臣罔上假國家之科目以私其子弟親戚則聖斷赫赫然拔寒畯抑權貴以端仕進之路亦天下之至公也惟一出於至公故靜則為天地之度動則為雷霆之威傳曰公生明太上皇帝實有焉

翰林學士葉夢得兼侍讀

壬辰詔朝議大夫褚宗諤等二十一人並令乘驛赴行

在秘書省校書郎富直柔太學正王覺並令赴都堂審

察先是上嘗語大臣以從官班列未冨且謂黄潛善曰

求賢宰相之職也宜加意詢訪因命取舊從臣姓名來

上亦有召還復用者他日上又以人才未能廣收為言

潛善乃請用祖宗故事命近臣各舉所知一二人以竢

選擇於是戸部尚書吕頤浩舉宗諤兵部尚書盧益舉

朝請郎恵柔民刑部尚書兼侍讀王賓舉新通判襄陽

府程千秋翰林學士葉夢得舉直龍圖閣新知潭州辛

炳朝散郎致仕王庭秀端明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黄潛厚舉登州州學教授鄒潛御史中丞兼侍講王綯舉通直郎蔡向吏部侍郎劉珏舉前秀州崇德縣令鄧根從事郎朱鞸禮部侍郎張浚舉直柔工部侍郎康執權舉王覺及朝請大夫李公彦給事中黄哲舉杭州州學教授李誼中書舍人黄唐傳舉朝請大夫知興化軍張讀中書舍人張瀓舉從政郎致仕周虎臣等各二人上問輔臣今所舉士人卿等有識者否潛善曰臣等未識者

數人亦皆知名之士上甚喜宗諤高密人柔民晉陵人潛浩弟根邵武人韠安吉人公彦臨川人誼南昌人讀閩縣人虎臣管城人也致和間虎臣為永康令部使者科須甚峻虎臣爭不聽即請老人惜其去繪像祠之至是得召庭秀炳直柔已見向覺未見

是日葉濃入浦城縣

癸巳金人陷冀州權知軍州事單某自縊死初權邦彦既以兵赴師府勤王有將官李政者本雲騎卒以軍功授官措置守城甚有法紀律嚴明皆不敢犯金人攻城

屢禦退之或夜刼金人寨所得財物盡散士卒無纖毫入私由是皆用命一日金人攻城甚急有登城者火其門樓與官軍相隔政曰事急矣能躍火而過者有重賞於是有數十人以濕氊裹身持仗躍火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至是金以計誘其副將使害政故不能保而城陷後秦檜言於朝贈政忠州刺史此以趙姓之遺史及秦檜奏劄參修檜言政之功績在趙立之上是不可不書也政贈官在四年十一月甲子

甲午詔夔利州守臣並依成都府條例陞帶本路兵馬

銓轄日歷無此今在紹興六年九月二十日席益申明狀修入

乙未詔諸路禁兵隸帥府土兵射士隸提刑司即調發皆毋過三之一

丁酉賜新及第進士錢千七百緡為期集費自是以為故事李易等以上憂勞辭聞喜宴從之紹興十七年十一月丁卯降旨復舊

宣教郎李洞充趙哲下參謀官時建州叛卒未平洞自言方臘之亂嘗在劍川招募民兵防托安靖無虞願往軍前恣力討捕故有是命　詔列郡守臣帶管內

安撫使者應軍期事並聽帥司節制

戊戌上以所書資治通鑑第四冊賜黄潛善時上退朝日覽四方章奏暇則讀經史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素屏因為潛善言論孟乃幼年所習讀之了無凝滞後五日又出旅獒篇大有大畜卦以示輔臣臣留正等曰人主之於學問有出於勉强者有得於自然者出於勉强則作輟有時得於自然須臾不能忘之矣

辛丑陜西節制司將官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敗績師範死之初涇原統制官曲端既以留守司之命權

河東經制使即檄鄜延經畧司濟其芻粟方擬議間會經畧使王庶被朝命節制陝西軍馬以端為都統制庶傳檄諸路併召端會雍耀間端以未受命為詞不數日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賫端告身至自行在庶遣人逹之諸路兵皆報應起發庶即以鄜延兵先出至龍坊而端又稱嘗有公移往還已奏乞廻避涇原經畧使席貢別遣統制官龎世才將步騎萬人來會庶無如之何則檄貢勒端還舊任遂遣師範趨耀州別將王宗尹趨白

水且令原慶出師為援二師各遣偏將劉仕忠寇鮮來與師範會庶欲往耀州督戰已戒行會麗世才兵至邠州端中悔以狀白庶言已赴軍前庶乃止師範輕敵不戒猝遇敵於八公原戰死二將各引歸端既得兵柄則傍徨於淳化矣

壬寅統領容州軍馬權管州事杜彥獻赤芝彥言草葉純赤實符建炎美號形如指掌應股肱宣力之義殆將有熊羆之士窮討强敵蓋彥自謂也癸卯輔臣進呈上

曰朕以豐年為瑞今寇為盜區且彥所獻何足為瑞其還之

甲辰黄潛善等奏謝宣示親書素屏易孟子有旨勿拜

上曰自朕幼習孟子書至成誦在口不覺寫出如旅獒乃因蘗夢得進讀資治通鑑及之又欲寫無逸篇以其字多屏狹不能容見别營度上又曰如孟子言用賢與殺皆察於國人朕詳味斯言欲謹守之神交尚友如與孟子端拜而議　詔福建路監司兵官並聽兩浙提點

刑獄公事趙哲約期會合用御營都統制按察兩浙軍兵王淵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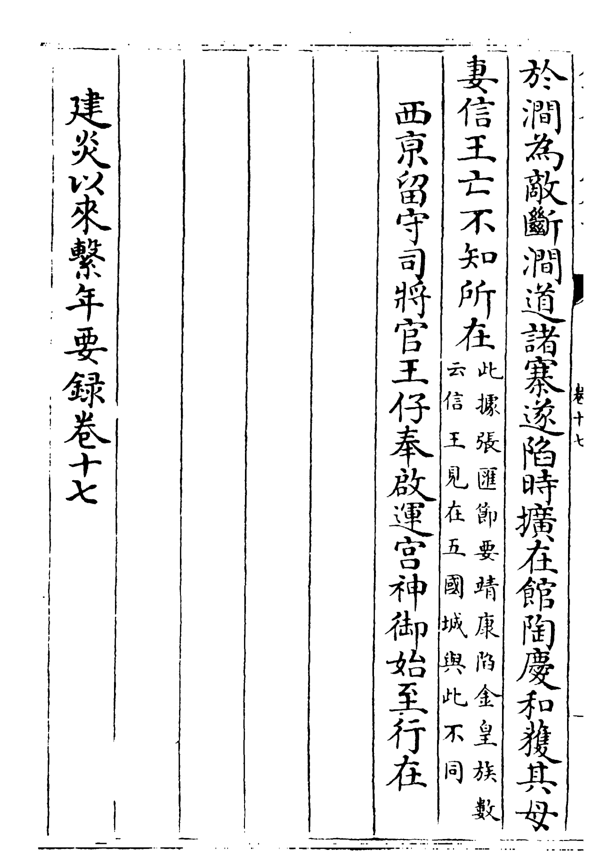
丙午詔京官已上非責降而閑居奉祠者俸錢並全支去歲用李綱言省三分之一至是遽復之

丁未東京留守司統制官薛廣及金人戰於相州敗死先是宗澤命廣與統制官張用王善會兵收復兩河用湯陰縣射士也乗民驚擾聚而呼之民之從之者甚衆其後受澤招安廣前驅繞出城而澤卒杜充不善撫馭

專務誅殺善復叛去而廣已渡河時相州受圍廣往救之入境遇金人與戰廣敗死其衆皆散

己酉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薨

是秋按原本繫己酉日下宋史作是秋諤爾昆達蘭破五馬山砦信王不知所終一說信王在五國城事出傳聞難繫的日今從史冠是秋於此條之上河外元帥府都總管馬擴既北征會五馬山寨有亡告金人者同知真定府韓慶和副統素赫珢擴引兵而來言於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昌即大發兵至五馬山攻朝天鐵壁諸寨諸寨無井汲水



於淵為敵斷淵道諸寨遂陷時擴在館陶慶和獲其母妻信王亡不知所在此據張匯節要靖康陷金皇族數云信王見在五國城與此不同

西京留守司將官王仔奉啟運宮神御始至行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七